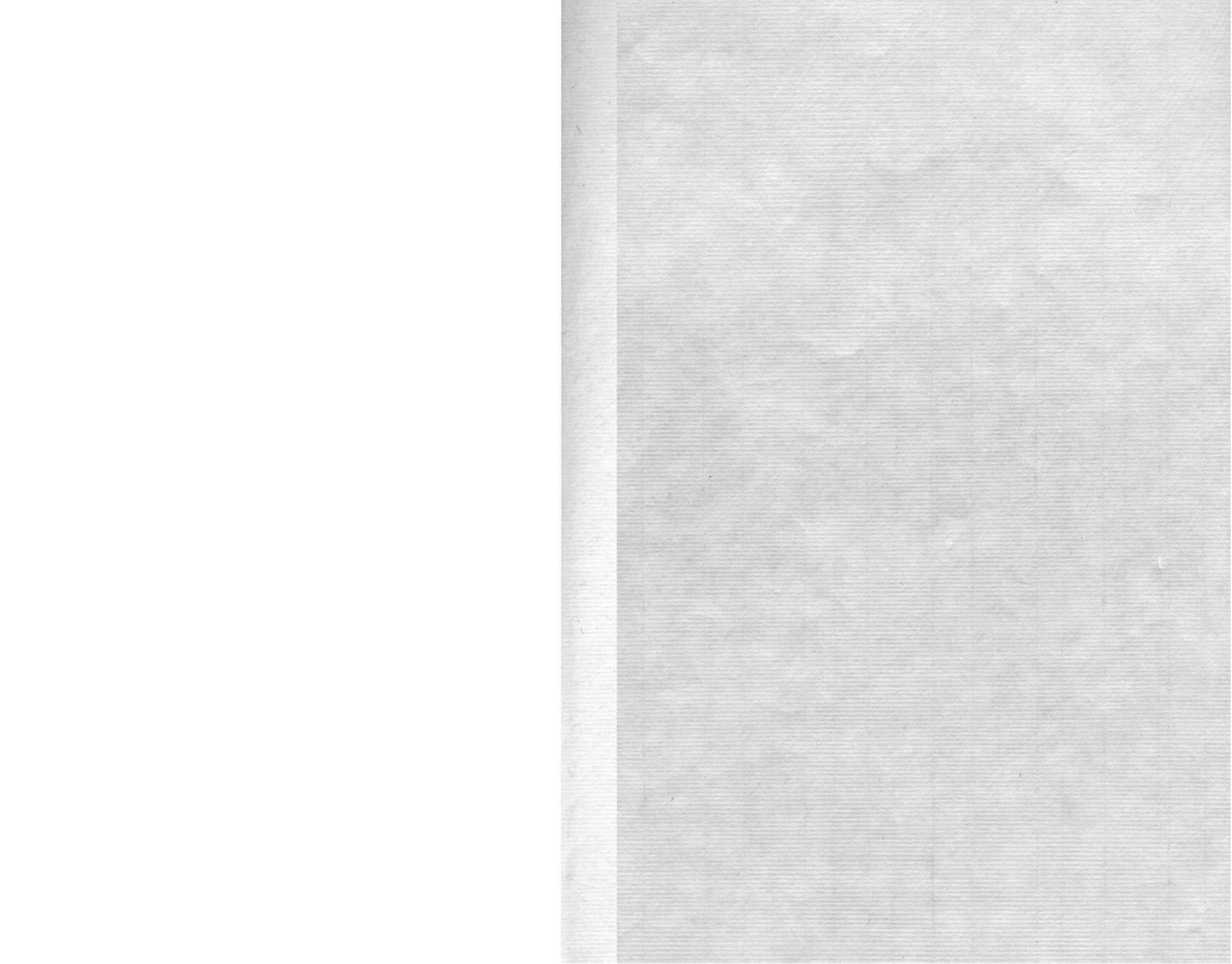


忠文王紀事實錄

三







忠文王紀事實錄卷之三  
行實

紹興

紹興五年

紹興四年甲寅歲年三十二

兼荆南鄂岳州

詔王收復襄陽六郡

除黃復州漢陽德安制置使

復郢州

斬京超劉楨

復隨州

斬王嵩

領軍趨襄陽

指授王貴牛皋

戰襄江

復襄陽府

偽齊益李成兵

屯襄江

遣王萬兵清水河

戰新野

市敗之

賜札問守禦策

奏行營田

進兵鄧州

敗劉合亭董

降楊德勝

擒高仲

復鄧州

賜銀合茶藥

復唐州

復信陽軍

襄漢平

辭制置使賜

詔不許

屯鄂州

除清遠軍節度使

賜金束帶一

奉

出師池州

提舉趨廬州

春三月

岳州制置使王乃奏乞復襄陽六郡





以

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

病

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

即以親札報之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無出李橫舊界畫一之目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顏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荆南鎮撫使司馬軍並隸節制及諸州既復並許隨宜措置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豪或用舊將牛臯等主之夏四月令神武右軍中軍各選堪披帶馬白匹遣使召兵級部付王二十五日 上以金束帶三賜王將佐五月除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提兵至郢州偽將京超驍勇武悍號萬人敵雜蕃漢萬餘人軍勢大張王渡江至中流顧莫屬曰某不擒賊帥不復舊境不涉此江初五日抵城下王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衆曰可賀我也超乘城拒敵王使張憲就問之曰爾曹本受 聖朝厚恩何得叛從劉豫超謀主劉楫出應之曰今日各事其主母多言也王怒甚時軍正告糧乏王問糧所餘幾何曰可再飯王曰可矣吾以翌日巳時破賊黎明鼓衆薄城一麾並進衆皆累旬而升超迫於亂兵投崖而死殺書

屍與天工一樓俱高劉楫就縛至前王

責以十

遂復郢州於是遣張憲徐慶復隨州



偽將

未戰而遁退保隨城未下王遣牛臯

裏三門王望盡而城已拔執嵩斬之得士卒五千人  
遂復隨州王領軍趨襄陽李成聞王至引軍出城四十里  
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臯等欲即赴賊王笑謂貴等曰止  
此賊屢敗吾手吾意其更事頗多必差練習今其踈暗如  
故夫步卒之利在阻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  
於江岸右列步卒於平地雖言有衆十萬何能爲於是舉  
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騎兵指臯曰爾以  
騎兵由成之左擊步卒遂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不能  
支退擁入江人馬俱墜激水百回丈餘步卒之僨死者無數

四十八

成軍夜遁復襄陽府駐軍城中偽齊益李成兵屯襄江北  
新野市號三十萬欲復求戰王先遣王萬提兵駐清水河  
以餌之王繼往六月五日賊悉其衆衝突官軍萬與王兵  
夾擊敗之六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橫屍二十餘里

上賜札曰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  
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  
慰焉嘗降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騎兵恐  
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卿必有  
以處焉王望竊觀金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累  
年之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



金 劉合

一 卷偽賊會聚于州西北置寨

餘所以拒官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會合奄擊憲至鄧城外三十里遇兵數萬迎戰王萬董先各以兵出奇突擊衆大潰降執峯峯楊德勝二百餘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字董僅以身免將高仲以餘卒走退保鄧城閉門堅守十七日王引兵攻城將士皆不顧矢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遂復鄧州上聞之喜謂胡松年曰朕雖素聞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松年對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及捷奏至後殿進呈上曰岳某籌畫頗如人意令學士院降

六 二二

詔將炎諭仍遣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并問勞將佐犒賞有差二十三日復唐州尋又復信陽軍擒偽知通凡五十人襄漢悉平川陝貢賦綱馬道路至是始通行無阻焉襄漢既平王辭制置使乞委任重臣經畫荆襄上賜詔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州屯駐不惟淮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上乃以襄陽隨郢唐鄧信陽並作襄陽府路隸之王尋移屯鄂州二十五日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詞畧云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



情劉豫

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 宋德

攻討之

宜緩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

糧而後取之必倍費力 陛下淵謀遠畧非臣所知以臣

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

効順誠易為力此則國家長久之策也在 陛下睿斷耳

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營

田之法其利為厚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春即可措

畫 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

安復漢陽亦量駐劄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

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

為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 朝廷支降券錢為一

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 朝廷無餽餉之憂進

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 朝廷

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秋夏

則江水漲隔外可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

溢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斟酌

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今亦候糧食稍足即過江北雖

畚偽 勢衆多臣誓當竭力勦戮不敢少負 陛下時方

重深入之舉 上以大兵討揚公六萬之兵亦未及抽

摘然營田之 及興矣秋七月遂進兵鄧州聞李成與



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變振王旅如飛之怒  
月三捷以奏功率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辟土慰我后  
雲霓之望拯斯民涂炭之中辭意甚寵又賜金束帶一九  
月元木劉豫稱兵七十餘萬聚糧入寇謀報警急二十  
日令備軍馬舟船於衝要控扼之地分布防時具謀探  
動息及備禦次第聞奏二十五日令照應荆襄控扼武昌  
一帶仍措置楊么二十七日令體探的實嚴切隄備二十  
九日令凡控扼處分遣官兵嚴密把截如有警急則鼓率  
將士極力捍禦掩殺毋令透漏冬十月五日令疾速措置  
更遣諜報日一具奏虜人侵淮急圍廬州上賜札曰近

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  
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  
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王奉詔出師池州先遣牛皋渡  
江十二月自提其軍趨廬州與皋會上遣李庭幹賜王  
香藥且賜札撫問時偽齊已驅甲騎五千被城皋以所從  
騎遙謂虜衆白牛皋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虜衆已愕然相  
視及展岳字幟與精忠旗示之虜衆不戰而潰王謂皋口  
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皋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及  
殺死者相半殺其都統之副及偽千戶長五百戶長數十  
人擒番僞兵八十餘人得馬八十餘匹旗鼓兵仗無算軍



聲大振廬州遂平

紹興五年乙卯歲年三十三

入覲賜銀絹等除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陞部統制大破楊么降黃佐楊欽擒陳貴等斬楊么鍾儀擒黃誠劉衍賜銀合茶藥加檢校少保除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賜銀合茶藥

春二月王入覲賜銀絹二千匹兩承信郎恩命一母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冠帔三眷禮甚厚賜諸將金束帶及牛鼻羊以下二十九人并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各轉資受

九十四

七十五

五

賞有差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充荆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制詞有曰閱禮樂而厲廉隅德遜有君子之操援抱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之躬又曰于疆于理威行襄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湖之草木又曰萬騎鼓行震天聲於不測千里轉戰奪勇氣於方張力揮孤城系俘羣醜又以明堂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十二日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招捕楊么楊么者鼎州鍾相之餘黨楚人謂幼為么故稱么云自建炎末相敗死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其徒有



揚欽劉衡周倫黃元黃誠夏誠高老虎等數年間聚兵至  
數萬立相之子儀謂之鐘太子與公俱僭稱王官屬名號  
車服儀衛並擬王者居有三衙大軍所居之室稱曰內文  
書行移不奉正朔蹂踐鼎澧窺覲上流程昌禹以車船拒  
之盡爲所獲水軍兵全崔增一戰不返兵力益強根據龍  
陽武陵沅江湘陰安鄉華容諸縣水陸千里操舫出沒東  
犯岳陽至臨湘縣西犯江陵之白日至枝江縣北犯江陵  
至荆門南犯潭州至巴溪爲患不一官軍陸襲則入湖水  
攻則登岸大將王瓌出師兩年屢戰不効賊氣愈驕一時  
將帥皆謂不可以歲月成功爲宵旰憂又甚於邊寇時王  
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王獨曰兵亦何常惟用之如何  
耳今國勢如此而心腹之憂未除豈臣子辭難時耶三月  
奉詔自池進兵于潭遇天久雨泥淖沒膝士徒艱涉王躬  
自塗足霑漬衣體以示勸皆奮躍忘勞所過肅然民不知  
軍旅之往來 上聞之曰岳某移軍潭州經過無毫髮擾  
擾村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還價所至權悅賜 詔獎諭  
有曰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千里之塗而樵蘇無犯  
至發行齋之泉貧用酬迎道之壺漿所至得其懽心斯以  
寬予憂顧將至潭先遣使持檄至賊中招之先是鼎州太  
守程昌禹遣劉醇荆湖南北宣撫使孟庾遣朱寔湖廣宣



撫使李綱遣朱詢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史安湖南及諸軍  
遣晁遇十七人邵州太守和璟亦累遣人招安皆爲賊所  
殺至是所遣之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某猶以肉餒飢虎  
也寧受節使劔不忍受逆賊辱王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才  
不死使者起受命以行至其境望見賊巢即厲聲呼曰岳  
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授賊賊捧檄欽誦  
或問岳節使安否雖叛服之志未齊然皆不敢萌異意於  
是么之部將黃佐謂其屬曰吾聞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  
玩也若與之敵我曹萬無生全理不若速往就降岳節使  
誠人也必善遇我率其所部詣潭城降皆再拜王釋其罪

如先

八

三

慰勞之即日聞于朝擢佐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賞予  
特厚佐出復單騎按其部撫問甚至明日召佐使坐命具  
酒與飲酒酣撫佐背謂曰子真丈夫知逆順禍福者無如  
子子姿力雄鷲不在時輩下果能爲 朝廷立功名一封  
侯豈足道哉吾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可乘者擒之  
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卒任吾事否佐感激至泣再拜  
謝王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報佐不辭惟節使命乃遣  
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降王皆委曲慰勞命其  
首領以官優給銀絹縱之聽其所往有復入湖者亦弗問  
居數日又有二三人來降王待之如初時張浚以都督



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與浚備語王所爲謂浚曰岳侯得無有他意故玩此寇益欲豫以奏聞如何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測益慚而止夏四月黃佐襲周倫寨擊之倫大敗走殺死及掩入湖者甚衆擒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無數寨柵糧船焚燬無遺者佐遣人馳報王王即上佐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統制任士安乃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等軍耳賊乃併兵永安寨攻之王遣兵設伏士安等戰垂困伏兵乃起四合擊之賊衆敗走獲戰馬器甲無數又追襲過苟陂山所殺獲不可勝計士安復移軍與牛臯屯龍陽舊縣之南逼近賊巢賊出攻之官軍迎擊賊又敗走上賜札諭之曰朕以湖湘之寇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爲且招且捕之計欲使恩威並濟綏靖一方聞卿措畫得宜朕甚嘉之五月有旨召張浚還浚得詔謂王曰浚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王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定畫矣浚按圖熟視移時謂王曰浚視此寇阻險窮絕殆未有可投之隙朝廷方召浚歸議防秋益且罷兵規畫上流俟來歲徐議之王曰何待來年都督第能爲某少留不八日可破賊都還朝在旬日後耳浚正色曰君何言之易耶王四廂兩年尚不能成功乃



欲以八日破君何言之易耶王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其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謂以水寇攻水寇王曰湖寇之巢艱險首測兵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鄉導以所短而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援使桀黠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覆亡由反手耳某請除來往三程以八日之內俘諸囚於都督之庭浚亦未信乃奏曰臣只候六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即召某前來潭州分屯潭鼎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赴行在王遂如鼎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餘人乘船四百餘艘詣王降王喜謂佐曰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者欽今乃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束縛至庭王命解其縛以所賜金束帶袍予之即日聞奏授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主之禮遇甚厚及所部犒賞有差欽感激不自勝所部皆喜躍恨降晚王乃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諫王不荅越兩日欽盡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數萬王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併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累盡惟楊么負固不服方浮遊湖上夸逞神速其舟有所謂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大海鰲頭小海鰲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疾駛如羽左右前後俱置撞



竿官舟犯之輒破又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常白  
上而下而官軍仰面攻之見其舟而不見其人王取君山  
之木多爲巨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爛草木自上流浮而  
下擇視水淺之地遣口伐者二千人挑之且行且罵賊聞  
詈不勝憤爭揮瓦石追而投之俄而草木壅積舟輪下膠  
滯不行王亟遣軍攻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  
牛革以拒矢石羣舉巨木撞賊舟舟爲之碎楊么舉鍾儀  
投于水繼乃自仆牛臯投水擒么至王前斬首函送都督  
行府僞統制陳瑄等亦劫鍾儀之舟獲金交床金鞍龍鳳  
簾以獻率所部降王亟領黃佐楊次等軍入賊營餘酋大

驚曰是何神也夏誠劉衡俱就擒黃誠大懼不知所爲亟  
與周倫等首領三百人俱降牛臯請曰此寇逋誅罪不容  
數勞民動衆亦且累年若不畧行勦殺牛臯不知何以示  
軍威王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先惑於鍾相妖巫之術故相  
聚以爲姦其後乃沮於程吏部盡誅雪耻之意故恐懼而  
不降日往月來養成元惡其實但欲求全性命而已今楊  
么已被顯誅鐘儀且死其餘皆國家赤子苟徒殺之非主  
上好生之意也連聲呼謂官軍曰勿殺勿殺牛臯敬服其  
言而退王親行諸寨慰撫之命少壯強有力者籍爲軍老  
弱不堪役者各給米糧令歸田有自請歸業者二萬七千



餘戶王皆給據而遣之又命悉賊寨之物盡散之諸軍而縱火焚寨凡焚三十餘所揭榜於青草洞庭湖上不數日行旅之往來居民之耕種頓若無事之時然湖湘悉平是役也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之盛遂爲沿江之冠自其與浚言至賊平果八日浚歎曰岳侯殆神筭也即日上之朝上遣內侍一員至軍前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勞將士賜詔褒諭有曰湖湘阻深姦兇嘯聚曩命往伐用非其人輕敵寡謀傷威損重遂令孽寇久稽靈誅卿勇畧冠軍忠義絕倫肅將王命隄集長沙威稜所加已聞聲而震疊恩信旣著宜傳檄而屈降消時內侮之虞宣予不殺

之武又賜札曰非卿威名冠世忠義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 朕恩威兼暢厥功茂焉初有唐生居鼎州嘗與程昌禹論湖寇之險曰他人寨柵猶或可入如楊么寨則雖虎豹不可入也昌禹曰然則柰何唐生作俚語應之曰除是飛便會入去昌禹大笑曰世間豈有生肉翅人可使耶顧謂僚屬茲事當且止也又夏誠劉衡等嘗自詫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犯我除是飛來至是始驗時有盧奎者作鼎澧聞見錄述其事其末曰半月之間談笑以平羣賊使有船者不能遠去有寨者不能堅守



屈人紀其實也有旨兼斬黃州制置使以目疾乞解軍事  
上不許既而疾稍瘳王不復請強起視事又有旨令王  
以三十將為額八月二十三日有旨令王於襄陽府路復  
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處疾速措置備禦事務  
具已施行狀聞奏秋九月加檢校少保食邑五百戶實封  
二百戶進封開國公制詞有曰得好生於朕志新舊染於  
吾民支黨內攜爭掀狡窟渠魁面縛自至和門服矢弋弓  
盡殺潢池之嘯聚帶牛佩犢悉歸田里之流逋清湖湘累  
歲蕩汨之苗增秦蜀千里貫通之勢還軍鄂州益自奮厲  
日率將士閱習師徒軍容甚整張浚視師還朝以聞冬十  
月 上賜詔褒諭十二月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

行實編年四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紹興九年

紹興六年丙辰歲年三十四

梁興來

兼營田使

入覲

移屯襄陽易武勝

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

周國夫人姚氏薨

起復

復虢州寄治盧氏縣

復商州

復長水



縣 戰業陽 斬孫都統 擒蒲在 戰孫洪濶

焚蔡州 援淮西 戰何家寨 擒薛亨郭德等

戰白塔 戰牛蹄 賜銀合茶藥 賜鞍簡香茶

春正月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河徑渡至王

軍前王以聞 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若此等人

來歸方覓敵情遂詔王接納二月兼營田使以都督行府

議事至平江府自陳去 在所不遠願一見天顏九日得

旨以兗西奏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隸京西

南路乞改正如舊制又奏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

無以按察 上皆納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

運提刑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如有闕官自知通以下

許王自擇強明清幹者任之及得薦舉改官陞擢差遣其

有蠹政害民賊汙不瀆者得自對移放罷十九日 陞辭

上賜酒器金二百兩士卒犒賞有差都督張浚至江上會

諸大帥浚於座中獨稱王可倚以大事乃命韓世忠屯承

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屯盱眙揚沂

中為俊後翼特命王屯襄陽以窺中原謂王曰此事君之

素志也惟君勉之王奉命遂移屯京西三月易武勝定國

兩鎮之節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制詞有曰 洛都甫邇王氣猶在於伊瀍陵寢具



存廢貌未移於鍾楚所以寓責望之意深矣王以宣撫重名自非廊廟近臣今勲伐高世者不可委任上章力辭

上賜詔曰漢高帝一日得韓信齊戒築壇拜為大將授數萬之衆雖舉軍盡驚而高帝不以為過與待絳灌樊鄴輩計級受賞者有間矣豈非用人傑之才固自有體耶卿智勇兼資忠義尤篤計無遺策動必有成勲伐之盛焜燿一時豈止與淮陰侯初遇高帝比哉夏四月 上命至武昌調軍丁周國夫人姚氏憂 上遣使撫問即日降制起復勅本司官屬將佐本路監司守臣躬請視事賻贈常典外加賜銀絹千匹兩襄奉之事鄂守主之王扶櫬至廬山連

表懇辭乞守終喪之志 上悉封還親札慰諭又累 詔

促起乃勉奉命復屯襄漢秋七月上命王凡移文偽境於宣撫職位中增河東二字及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王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殲其守兵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上聞之以語張浚等浚曰王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之來王意甚堅十三日遣楊再興進兵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偽順州安撫張宣贊命孫都統及其後軍統制蒲在以兵數千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蒲在殺五百餘人俘將吏百餘人餘黨奔清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眾



二千復長水縣得糧二萬餘石以給百姓官兵於是西京  
險要之地盡復又得爲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  
響應王又遣至蔡州焚賊糗糧上賜詔褒之有曰進貔虎  
以馮陵戮鯨鯢於頃刻又曰長驅將入於三川震響倏驚  
於五路九月劉豫遣子麟姪猗許清臣李鄴馮長寧以叛  
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諸將皆  
大恐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乞召王以兵  
東下欲令王獨撻其鋒而已得退保中外大震都督張浚  
聞之以書戒俊曰 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  
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遂言於

上曰岳某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力沮其議光世竟  
舍廬州退保采石上喜愛之乃以親札付浚曰不用命者以  
軍法從事俊光世始聽命還戰上猶慮其不足任復召王  
初王自收曹成至平楊么凡六年皆以盛夏行師爲炎瘴  
所侵遂成目疾重以母喪哭泣太過及是疾愈其所居用  
重簾蔽明不勝楚痛然聞詔即日啓行上聞之遣醫官皇  
甫知常及僧中印以駟騎相繼至軍療治會麟敗王至江  
州不違元詔冬十一月十九日奏上上語趙鼎喜其尊朝  
廷誦司馬光通鑑名分之說以稱之賜札曰聞卿目疾小  
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



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已諭張浚從長措置鄉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鄉平日之志也王奉詔遂還軍時僞齊於唐州北何家寨置鎮汝軍屯兵聚糧為窺唐計王遣王貴董先等攻毀之有僞五大王劉復雄擁兵出城迎敵初十日貴等遇之于大標木依山而陳衆幾十倍一戰俱北橫屍蔽野直抵鎮汝軍焚其營而有其糧僞都統薛亨以衆十萬掠唐鄧來援貴先嚴兵待之既戰佯北命馮賽以奇兵繞出其後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賊大敗生擒薛亨及僞河南府中軍統制郭德等凡七人殺獲萬計俘獻在所五大王以匹馬逃王即奏云已至蔡境欲遂圍蔡以規取中原上恐僞齊有重兵繼援未可與戰不許然貴等已至蔡城閉拒未下王使人返之貴等回至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孔彥舟王爪角王大節賈閔索等併兵來絕貴歸路貴以馬軍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還至牛蹄賊復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為董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填谷得馬二千餘匹及衣甲器仗等降騎兵三千餘人賊兵之繼來者望見官軍皆引遁上聞捷大悅賜札獎諭曰卿學深籌畧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間奪險松栢之塞仍俘甲馬就食糗糧登聞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蓋逆商



號等戰效也又遣內侍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十二月大雪苦寒上以王方按邊暴露手詔撫勞有曰非我忠臣莫雪大耻又遣賜馬鞍四鐵簡二香茶藥等傳宣撫問召赴在所

紹興七年丁巳歲年三十五

入覲 論馬 扈從至建康除太尉 陞宣撫使

陞營田大使 論恢復大計 論劉光世軍

解兵柄復軍乞以本軍討劉豫 論建都 乞進

屯淮甸 討廢劉豫 賜燕及茶藥等

春正月入見上從容與談用兵之要因問王曰卿在軍中

得良馬否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臣有二馬故常竒之日噉芻豆至數斛泉飲一斛然非精潔則寧餓死不受介冑而馳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餘里始振鬣長鳴奮迅示駿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僂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為馬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值復平揚么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受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為馬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上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二月除起復太尉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制詞有積獲齊山俘累載道



令行塞外響震關中等語賞商號等功也繼除宣撫使兼  
營田大使三月扈從至建康十四日以劉光世所統王德  
鄜瓊等兵五萬二千三百一十二人馬三千一十九匹隸王且詔  
王德等曰聽某號令如朕親行王乃數見上論恢復之畧  
以爲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然後可圖因慷慨手  
疏言臣自國家變故以來從 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  
國復讎雪耻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 陛下  
錄日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大尉品秩比三公恩  
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  
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蒙  
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  
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  
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  
謂不以此時稟 陛下睿筭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  
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  
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 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  
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  
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  
必棄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都諸郡  
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



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於魏魯各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饋運臣湏斂兵退保上流賊必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畲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賊地陷僞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

陛下戒勅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疏奏上以親札荅之曰有



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哉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  
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又賜親札曰前議已決進止之  
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王復奏申  
述前志札稱曰臣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  
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又令節制光州方率厲將士  
將合師大舉進畵中原會秦檜王和議忌其成功沮之其  
議遂寢王德慶瓊多之兵亦不復畀之矣夏奉詔詣都督  
府與張浚議軍事時王德慶瓊之兵猶未有所付浚意屬  
呂祉乃謂王曰王德之為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為  
都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王曰淮西一

軍之叛亡盜賊變亂反掌耳王德與慶瓊故等夷素不相  
下一旦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  
旅不足以服其衆其謂必釋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  
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何王曰張宣撫  
宿將某之舊帥也然其為人暴而寡謀且慶瓊之妻所不  
服或未能安反側浚又曰然則揚沂中耳王曰沂中之視  
德等爾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  
王曰都督以正問某不敢不盡其愚然豈以得兵為念耶  
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山廬於周國夫人姚氏墓側  
浚怒以兵部侍郎張宗元為湖北京西宣撫判官監其軍



宗元日閱部伍乃心服王之能時連詔從王還軍主力辭  
詔屬吏造虛以死請不得已乃趨朝既見猶請待罪上知  
其故優詔答之俾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于上曰將  
帥輯和軍旅精銳上則稟承朝廷命令人懷忠孝下則訓  
習武伎衆和而勇此皆宣撫岳其訓養之所致上大悅賜  
褒詔曰想鉅鹿李齊之賢未嘗忘也聞細柳亞文之令稱  
善久之王遂上疏曰逆豫逋誅尚穴中土陵寢之祀皇畜偏  
安 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咸願伸  
鋤奮挺以致死干敵而 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  
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

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  
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  
誠爲易見臣待罪閩外不能宣國威靈致神州隔於王化  
虜僞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 陛下比者寢  
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用  
此時上稟成筭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塞鯨宮之  
咎以成 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  
直爲壯老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必茲焉可必惟 陛下  
力斷而行之疏奏札報曰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  
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于心上賴卿等乘機料敵力



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脩明鼓而用之一保全  
勝卿其勉之副朕汪意王奉詔將行乃復奏以爲錢塘僻  
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帥  
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  
國威靈鼓行北向未報而鄜瓊叛初王既還軍張浚竟用  
呂祉爲宣撫判官王德爲都統制護其軍瓊果大噪不服  
訟德於浚浚懼乃更以張俊爲宣撫使揚沂中爲制置使  
呂祉爲安撫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都統制瓊益  
不服擁兵詣祉執而斬之盡其衆七萬走僞齊報至中外  
大震浚始悔不用王言於是上詔報王以兵叛之後事既

異前遷都之舉宜俟機會王復上奏云叛將負國臣竊憤  
之願進屯淮甸伺番僞機便奮擊期於破滅降詔獎諭而  
不之許王奉詔以舟師駐于江州爲淮浙聲援得報虜已  
廢僞齊先是六年王在襄漢豫兵連衄其爪牙心腹之將  
或擒或叛屢不自振然依金人之勢尚稽靈誅王知粘罕  
主豫而兀朮常不快于粘罕可以間而動是年十月謀報  
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來上令王激厲將士以備俄兀朮  
遣謀者至王軍爲邏卒所獲縛至前吏請斬之王愕視曰  
汝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卿者遣  
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來吾



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矣然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說服乃作蠟書言與僞齊同謀誅兀木事曰八月交鋒我窮力相擊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濟宋與齊爲兄弟國因謂謀者曰汝罪萬死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剗股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謀唯唯拜謝而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于再三謀徑抵兀木所出書示之兀木大驚馳白其主於是清河之警不復聞豫以故得罪遂見廢奪王於是上奏謂宜乘廢立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上又遣江諮至江州就賜茶藥酒果及錫燕宣勞且賜御札嘉獎

紹興八年

戊午歲

年三十六

還軍鄂州備金人入覲論和議非

春二月還軍鄂州復累請于朝奏檜難之令條具曲折王歷述利害以聞不報五月謀報金人駐兵京師順昌淮陽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迎敵岳大尉朝廷第令隄備命王明遠斥堠習水戰練閱軍實爲待敵計不發兵深入王亦日夜訓閱更迭調軍屯襄漢備守而已秋召赴行在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王入對上諭之王曰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



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議上默然宰相秦檜聞而銜之已而  
金使至和議決上復親札歸功於王戮力練兵扶顛持危  
之效王不樂謂幕中人曰得有盟信耶

紹興九年

己未歲

年三十七

講和

授開府儀同三司論虜情

春二月以復河南赦天下王表謝寓和議未便之意有曰  
婁欽獻年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  
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而犬羊  
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  
云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末曰臣幸遇明時獲

古

觀盛事身居將闡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  
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  
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  
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十  
一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三百戶時三  
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一等王獨力辭且於貼黃陳情曰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姦詐臣於面對  
已嘗奏陳竊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  
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  
關國政不容不陳初未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



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似傷朝廷之體上三詔猶不受復溫言獎激至以郤縠守學祭公克己為稱不得已乃拜王益率士卒訓兵嚴備以虞旦夕之警分遣質信材辯者往伺虜情上方遣齊安郡王士儂等謁諸陵王自請以輕騎從士儂洒掃其實欲觀敵人之釁以誅其謀且上奏言虜人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為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秦檜知其旨即奏新復故地之初正賴大將撫存軍旅賜詔褒諭而止之又勅王軍凡新界軍民毋得接納其自北而來者皆送還之所遣渡河之士悉令收隸毋得往來

紹興十年

金人叛盟 援劉錡 議建儲 加少保河南府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 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分遣諸將 復西京曹陳鄭趙州潁昌府永安南城軍等 復垣曲沁水翼成縣等 戰曹州宛亭縣劭原曲陽永安軍等 殺鷓旋郎君王太保阿波那千戶李亨董萬戶千戶等擒劉來孫等 駐鄆城大破兀朮 敗拐子馬



戰五里店 斬阿李朵孛董 賜金合茶藥 賜金子  
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賜錢二十萬緡 戰小商橋  
斬撒八孛董及千戶等 大戰潁昌府城西斬夏金吾  
及千戶等 擒王松壽張來孫千戶阿黎不田謹等  
賜錢二十萬緡駐朱仙鎮以背寇破兀木 兀木奔京  
師 輯諸陵 兀木奔京師 班師乞致仕入覲  
夏金人果叛盟犯拱毫諸州 上大感王言以爲忠五月  
下詔命王竭忠力畜大計頒奇功不次之賞崇戰士捐軀  
之典開諭兩河忠義之人結約招納賜 御札曰金人過  
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  
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  
置若事體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時王亦以警報奏乞  
詣在所陳機密會劉錡據順昌抗虜告急于朝上亟命王  
馳援王奉詔即遣張憲姚政赴順昌復奏請觀上遣李若  
虛前去就鄉商量又曰設施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遙  
度也王於是乃命王貴牛阜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  
提兵自陝以東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畧  
又遣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調兵之  
各語其家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見又遣官軍東援劉錡由  
摺郭浩控金商之要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以屬



中原將發熏衣盥沐閉齋閣手書密奏言儲貳事其略曰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  
忘復讎之志初八年秋王因召對議講和事得詣資善堂  
見 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  
乎家人問其所以喜王曰獲見 聖子社稷得人矣其乞  
詣行在也蓋欲面陳大計及李若虛來王亦以機會不可  
失不復敢乞覲乃疏言之上得奏歎其忠御札報曰非忱  
誠忠謹則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  
河北路招討使制詞有曰氣吞強虜壯自比於票姚志清  
中原誓有同於祖述又曰舉素定之成謀攄久懷之宿憤  
嘉王之志在戰不在和也王益以無功辭不受 上詔諭  
之曰卿陳義甚高 朕所嘉歎第惟同時並拜二三大帥  
皆以次受命卿欲終辭異乎遽伯玉之用心也王乃不敢  
辭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及會合之士  
皆響應相繼奏功李寶捷于曹州又捷于宛亭縣荆堽殺  
其 千戶三人并大將鶻旋郎君又捷于渤海廟閏六月  
張憲敗虜于潁昌府二十日復潁昌府王親帥大軍去蔡  
而北 上以王身先士卒忠義許國賜札獎諭張憲遂還  
兵陳州二十四日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以來復取  
之獲其將王太保復陳州鞞常及鎮國大王邪也守



以六千騎寇潁昌二十五日董光姚政敗之是日王貴之將楊成破帥漫獨化五千餘人于鄭州復鄭州二十九日劉政復劫之于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餘匹驢騾百頭漫獨化不知存亡秋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破其衆數千牛臯傳選捷于京西又捷于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初二日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偽守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潁昌諸將分路出戰王自以輕騎駐于郟城縣方日進未已兀术大佞會龍虎大王于東京議以爲諸帥皆易與獨王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

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大以王一軍爲慮賜札報王俾占穩自固王曰虜之技窮矣使誠如謀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虜且罵之兀术怒其敗初八日果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偽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郟城王遣子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虜陳謂之曰必勝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得馬數百匹楊再與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术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堵牆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戰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佞王笑曰易爾乃命步人以斫



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合一馬僨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屍如丘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兀术復益兵至郾城五里店初十日背嵬部將王綱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阿李朵孛董大駭王時出踏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欲少卻王曰不可汝等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豈可後時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爲國重臣安危所繫奈何輕敵王鞭堅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戰陳前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一不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敗之捷聞上賜札曰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嵬遊奕迎破鋒戕其酋領實爲舊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上又遣內侍李世良詣王軍傳宣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尋又賜錢二十萬緡半以賞復鄭州兵半以予宣撫司非時支使兀术又率其衆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十三日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遇再興驟與之戰殺虜二千餘人并萬戶撤八字董千戶百人長毛毛可百餘人再興死之張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元术夜遁郾城方再捷王謂子雲曰犯郾城屢失利必



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貴既而兀朮果以兵  
十萬騎三萬來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虜陣  
自舞陽橋以南橫亘十餘里金鼓振天城堞爲搖雲令諸  
軍勿牽馬執俘視柳而發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  
左右翼繼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死  
者五千餘人殺其統軍上將軍夏金吾并千戶五人擒渤  
海漢兒王松壽女真漢兒都提點千戶張來孫千戶阿黎  
不左班祇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餘人獲  
馬三千餘匹及雪護閑馬一匹金印七枚以獻兀朮狼狽  
遁去副統軍粘汗孛堇重創輿至京師而死十八日張憲  
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捷于臨潁之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  
百匹追奔十五里王上鄆城諸捷 上大喜賜詔稱述其  
事曰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陳何啻百戰曾未聞  
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  
如今日之用命者也復詔賜錢二十萬緡以犒軍是月梁  
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  
破 于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擒其千戶劉來孫等  
一十四獲馬百餘匹及器甲等又捷于沁水縣復之斬  
將阿波那千戶李孛堇死者無數又追至于孟州王屋縣  
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六十餘人降又



追至東陽 棄營而去追殺三十人獲所遺馬八匹衣甲  
刀槍旗幟無數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之兵五千  
餘騎屍布十里獲器械槍刀旗鼓甚衆擒者八十餘人高  
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人再戰又破之賊死者十  
之八擒者百餘人得馬驢騾二百餘頭高太尉以餘卒逃  
又敗之于翼城縣復翼城縣又會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  
捷于河南府又捷于永安軍中原大震王上奏以謂趙俊  
喬握堅梁興董榮等過河之後河北人心往往自亂願歸  
朝廷臣契勘金 近累敗衄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  
河惟是賊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近卻遣八千人過河北

此正是中興之機金 必亡之日苟不乘時必貽後患檜沮  
之第報楊沂中劉錡新除而不言所遣王獨以其軍進至  
朱僊鎮距京師纔四十五里兀朮復聚兵且悉京師兵十  
萬來敵對壘而陳王按兵不動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  
擊大破之兀朮奔還京師王遂令李興檄陵臺令朱正甫  
行視諸陵輯 永安 永昌 永熙等陵神臺枳橘栢株  
之廢伐者補而全之先是王自紹興五年遣義士梁興敗  
金人於太行殺其僞馬五大師及萬戶耿光祿破平陽府  
神山縣遣張橫敗金人於憲州擒嵐憲兩州同知及岢嵐  
軍事判官遣高岫魏浩等破懷州萬善鎮及密遣梁興等



宣布朝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人相與犄角破賊  
又遣邊俊李喜等渡河撫諭申固其約河東山寨韋諗等  
皆歛兵固堡以待王師烏陵思謀虜之黠酋也亦不能制  
其下但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迎降或率其部  
伍舉兵來歸空通之衆五百餘人胡清之衆一千一百八  
人李寶之衆八千李與之衆二千懷衛州張恩等九人相  
繼而至白馬山寨首領孫淇等僞統制王鎮統軍崔慶將  
官李覲秉義郎李清及崔虎劉永壽孟臯華旺等皆全率  
所部至麾下以至虜酋之腹心禁衛如龍虎大王下忤查  
千戶高勇之屬及張仔楊進等亦密受王旗榜率其衆自  
北方來降韓常又以潁昌之敗失夏金吾金吾兀朮子婿  
也畏罪不敢還屯于長葛密遣使願以其衆伍萬降王遣  
賈興報許之是時虜酋動息及其山川險隘王盡得其實  
自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豪傑期日興兵 衆所揭旗  
皆以岳爲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捷王欲乘勝深入  
兩河忠義百萬聞王不日渡河奔命如恐不及各齎兵仗  
糧食團結以俟王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  
軍頂盆焚香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所置守令孰視莫  
敢誰何自燕以南號令不復行兀朮以敗故復發軍以抗  
王河北諸郡無一人從者乃自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



有如今日之挫衄王亦喜語其下曰這回番人直到黃龍  
府當與諸君痛飲時方畫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檜私于  
金人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棄之聞王將成功大懼遂力  
請于上下詔班師王上疏曰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  
奔銳氣沮喪得間探報虜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  
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  
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 陛下圖之疏累千百言上亦銳  
意恢復欲觀成效以 御札報之曰得卿十八日奏言措  
置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辭激切朕心不忘  
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揚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  
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益懼知王之志銳不可返  
乃先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而後言于  
上以王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 金書者十  
有二王不勝憤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 陛下也諸軍既先退王  
孤軍深在敵境懼木知之斷其歸路乃聲言翌日舉兵渡  
河兀朮疑京城之民應王夜棄而出北遁百里王始班師  
郡縣之民大失望遮王馬前慟哭而訴曰我等頂香盃運  
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北我等唯願不  
遺矣王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詔書曰以示曰 朝廷



吾不得擅留勞苦并四而遣之哭聲震野及至蔡有進士  
數百輩及僧道父老百姓至集于庭進士一人相帥叩首  
曰某等淪陷腥羶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在恢  
復其等跣跣望車馬之音以日爲歲今先聲所至故疆漸復  
醜虜鳥奔民方室家胥慶以謂幸脫左袵忽聞宣相班師  
誠所未諭宣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爲心其忍弃垂成之功  
耶王謝之曰今日之事宣子所欲哉命出詔書置几上進  
士等相帥歷階視之皆大哭相顧曰然則將奈何王不得  
已乃曰吾今爲汝畜矣乃以漢上六郡之閒田處之且留  
軍五日待其徙從而遷者道路不絕今漢多是焉方元  
木夜棄京師將遂渡河有國朝舊日諸生叩馬諫曰太子  
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元木曰岳少保以五  
百騎破吾精兵十萬京師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不  
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  
岳少保禍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生蓋陰知檜與元木事故  
以爲言元木亦悟其說乃卒留居翌日果聞班師議者謂  
使王得乘是機也以往北虜雖強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  
足復也一篲虧成萬古遺恨王既還虜人得伺其實無所  
畏憚兵勢漸振向之已復州縣又稍稍侵寇王抑鬱不自  
得自知爲檜所忌終不得行其所志用兵動衆恢拓土宇



今日得之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乃上章力請解  
兵柄致仕上賜詔謂其方資長筭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  
期而有告老之請不許奉詔自廬入覲上問之王第再拜  
謝虜人大擾河南分兵趨川陝上命王應之以王貴行八  
月以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為秉淵所敗又悉其衆  
圍秉淵王復命李山史貴解其圍虜再攻潁昌上命津發  
人民於新復州軍據險保聚韓世忠捷于千秋湖命以  
州軍牽制九月虜犯宿亳命控扼九江又付空名告身  
正任承宣使以下凡四百八十一道以激戰功冬十月川  
陝告急復請益光州兵援田邦直虜聚糧順昌將寇唐鄧

入比陽舞陽伊陽諸縣命捍禦隄備是冬梁與在河北不  
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之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  
之路金人大擾

紹興十一年

辛酉歲

年三十九

援淮西

召赴

行在除樞密副使

賜金帶袋銀絹

鞍馬等

帶本職按閱

御前軍

還兵柄還兩鎮節

充萬壽觀使奉朝請

證孫亮身歿

春正月謀報虜分路渡淮王得警報即上疏請合諸帥之  
兵破敵未報十五日兀朮韓常果以重兵陷壽春府二十  
日韓常與偽龍虎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廣



報至行在上賜御札曰虜人已入廬州界上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賊後詔未至王竊念虜既舉國來寇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二月四日既遣奏復恐上急於退虜又上奏曰今虜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行利萬一以爲寇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相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卻上虜知荆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罔測至是上得乞會兵奏大喜及得擣虛奏果令緩行是日又得出蘄黃之請益喜手札報諭以爲中興基業在此一舉初九日王始奉初詔時方苦寒嗽力疾出師賜札曰聞卿見苦寒嗽乃能

勉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兀朮聞王之師將至與韓常等俱懲穎昌之敗望風遽遁遂還兵于舒以竢命上賜札以王小心恭謹不敢專輒進退爲得體兀朮用酈瓊計復窺濠州三月初四日王不俟詔麾兵救之次定遠縣兀朮先以初八日破濠州張俊以全軍八萬駐于黃連鎮去濠六十里不能救楊沂中趨城隅伏僅以身免殿前之兵截馬虜方據濠自雄聞王至又遁夜踰淮不能軍夏四月遣兵捕郴賊駱科又遣兵援光州自朱仙鎮之機一失虜勢浸橫暫欲遽進不可復齒隄防攻討皆無預於恢復之計柘臯之戰能拒敵人之鋒而已中原之事未



可議也十年冬司農少卿高穎慷慨自陳欲禪替岳某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爲攻取計梁興不肯南還復懷衛二州絕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然竟亦無所就虜人之強自若旣而秦檜竟欲就和議患諸將不同已用范同策召三將論功行賞王至行在二十四日授樞密副使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特旨位在參知政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等視宰臣初除禮王奏請還兵二十七日罷宣撫司皆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詔韓世忠留院供職俊與王並以本職按閱軍馬措置戰守同以樞密行府爲名撫定韓世忠軍于楚州先是王少俊等十餘歲事後甚勤紹興改元有李成之役俊旣叨王之功得道其責甚德王且服其忠畧屢稱薦於上其後二三年間蕩二廣江西之勅寇復襄陽六郡之故疆不淹時而大功立時論許予宣諸將在上亦自謂得人傑行賞不計其等擢之不次之位俊頗不平四年虜犯淮西俊分地也怯而不肯行宰臣趙鼎責而遣之至平江府又辭以墜馬傷臂鼎怒命一急足領之出閔且奏請誅俊以警不用命者旣又無功還王渡江一戰大捷解廬州圍上竒其功畀以鎮寧崇信兩鎮之節俊益耻之又王位二府正專征天下稱三大帥與俊體敵俊忿疾見於辭色王益屈已下



之數以卑辭致書於俊俊皆不答揚公平王又致書獻俊  
樓船一兵械畢備俊受船復不答書王事之愈恭俊極  
自若至七年恢復之請大合上意札書命皆以中興之  
事專昇王又所賜褒詞每有表異之語如曰非我忠臣莫  
雪天耻卿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朕非卿到終不安  
心甚者謂聽其號令如朕親行俊見之常憾其軋已有意  
傾之是歲淮西之役王聞命即行途中得俊咨目甚言前  
途乏糧不肯行師王不復問敢行而進故賜札曰卿聞命  
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揣其行非  
一意許國誰肯如此俊聞之疑王漏其書之言於上歸則

倡言於朝謂王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或勸王與俊廷辨  
王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辨及視世忠軍俊知世  
忠嘗以謀劫虜使敗和議忤檜承檜風上欲分其背嵬謂  
王曰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王曰不  
然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唯自家三四輩萬一主上復令  
韓太保典軍吾儕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比至楚州乘城  
行視俊顧王曰當修城以爲守備計王曰吾儕所當戮力  
以圖尅復豈可爲退保耶俊艱然變色遷怒於二侯兵以  
微罪斬之韓世忠軍吏耿着與總領胡玠言二樞密來楚  
州必分世忠之軍且曰本要無事却是生事紡上之朝檜



捕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將以扇搖誣世忠王嘆曰吾與  
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  
以檜意世忠大惧亟奏乞見投地自明上驚諭之曰安有  
是明日宰執奏事上以詰檜且促具著獄於是著止坐妄  
言追官杖脊流言陽軍而分軍之事不復究矣俊於是大  
憾王及歸倡言於朝謂王議棄山陽專欲保江且密以王  
報世忠事告檜檜聞之益怒使諫臣羅汝楫彈其事初檜  
不欲宗強王乃建資善之請檜擠趙鼎而黜之王獨對衆  
嘆惜與檜意俱不合已深惡之及檜私金虜主和議王慷  
慨屢上平戎之策以恢復爲己任入覲論和議則斥相臣  
謀國不臧表謝新復河南赦則有唾手燕雲等語旨意大  
異上賜以手書諸葛亮曹操羊祜三事王恭書其後鄙曹  
操之爲人酷虐變詐且曰若夫鞭撻四夷尊中國安宗社  
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  
得伸歟否也至虜人渝盟上劄付檜奏於王王讀之見德  
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說惡其言飾姦罔上則又恚罵曰  
君臣大倫比之天性大臣秉國政忍面謾其主耶檜自是  
旣憾王之非已又懼其終梗和議忤金人意謂王不死已  
必及旣遂有必殺王之念日夜求所以誣陷之者王亦自  
知不爲檜俊所容屢請解兵避之不許始檜議和諸將皆



以爲不便檜知張俊貪可以利動乃許以罷諸將兵專以  
付俊俾贊其議俊果利其言背同列而自歸于檜檜深感  
之至是得俊語復投其所甚欲乃日召俊與謀共危王以万俟  
卨在湖北嘗與王有怨故風卨彈之卨尤喜附檜願効鷹  
犬章再上不報又風羅汝楫章六上又不報會王亦累抗  
章請罷樞柄上惜其去以詔慰之曰曾居位之日幾何  
而丐閒之章踵至無亦過意爲之憮然力辭八月還兩鎮  
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恩禮如舊制詞有奮身許國彰趙  
士之曼纓勵志圖功撫臧宮之鳴劍表王之志終始不替  
也於是檜俊之忿未已密誘王之部曲以能告王事者寵  
以優賞卒無應命又遣人伺其下與王微有怨者輒引致  
之使附其黨否者脅之以禍聞王貴嘗以潁昌怯戰之故  
爲臣雲所折責比其凱旋王猶怒不止欲斬之以諸將懇  
請獲免又因民居火貴帳下卒盜取民蘆筏以蔽其家王  
偶見之即斬以徇杖貴一百檜俊意貴必憾王父子使人  
誘之貴不欲曰相公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  
將不勝其怨矣檜俊不能屈乃求得貴家私事以劫之貴  
懼而從時又得王俊者嘗以從戰無功歲久不遷頗怨王  
且位副張憲屢以姦貪爲憲所裁與憲有隙俊本一點卒  
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千等罪得爲都頭自是以告訐爲



利不問是否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訐得者軍中號曰王  
鵬兒鵬兒者擊搏無義之稱也檜俊使人諭之輒從於是  
檜俊相與謀以爲張憲貴俊等皆王之部將使其徒自相  
攻發而因及其父子庶主上不疑張俊乃自爲文狀付  
王俊妄言張憲謀還王兵使告之王貴乃使貴執憲以歸  
于已時俊附檜黨檜方專國擅權威動人主風旨所向  
無敢違忤是非黑白在檜呼吸間自非守道不屈之士未  
有不折而從之者故貴等唯其所使憲未至張俊預爲獄  
待之屬吏王應求請於俊以爲密院無推勘法恐壞亂  
祖宗之制俊不從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手書命憲  
營還兵計憲被血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以獄之成  
告于檜十月赦憲至行在下之棘寺十三日檜奏乞召王  
父子證張憲事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造證動搖人心  
不許檜不復請十三日矯詔召王父子前一夕有以檜謀  
語王使自辨王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義萬一不  
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某心耳初  
命何鑄典獄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不知所問第譁  
言王之父子與憲有異謀又誣王使于鵬孫革致書于憲  
貴令之虛申探報以動朝廷王之子雲以書與憲貴令之  
譬畫措置而其書皆無之乃妄稱憲貴已焚其書無可證





者自十三日以後坐係兩月無一問及王尚等皆憂懼無  
辭以竟六獄或告尚曰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固可罪也尚  
喜遽以白檜十二月十八日始札下寺命以此詰王尚先  
令簿錄王家取當時御札束之左藏南庫欲以滅迹逼孫  
革等使證王逗遛而往來月日甚明竟不能紊乃命評事  
元龜年雜定之以傳會其獄會歲暮竟不成檜一日自都  
堂出徑入小閣危坐終日已而食柑以瓜畫其皮幾盡良  
久手書小帋令老吏付獄中遂報王薨矣蓋十二月二十  
九日也年三十有九其具獄但稱以衆證結案而王竟無  
服辭云憲與重俱坐死幕屬賓客于鵬等坐者六人獨參  
謀薛弼嘗有德於尚爲憲湖北時檜在永嘉日又嘗從檜  
遊且恭奴事得其權心及在莫中知檜惡王動息輒報得  
不罪遷王家族於嶺南與張憲並籍沒貲產檜使親黨王  
會搜括家無儋石之儲器用惟存尚方所賜之外無有也  
初王之獄檜以忌然成隙待王以必死何鑄旣明王無辜  
失檜意遷鑄執政而俾使虜寶奪其位尚自請任其責乃  
擢之爲中丞專主鍛鍊獄之未成也大理丞李若樸何彥  
猷以爲無罪固與尚爭尚即日彈若樸謂其黨庇王與彥  
猷俱罷大理卿薛仁輔亦言其冤卒以罪去知宗士優請  
以百口保王高劾之竄死于建州布衣劉允升上疏訟其



寃下棘寺以死王俊以舌誣自在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  
轉正任觀察使姚政龐榮傳選等以傳會遷轉有差後王  
俊離軍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從者賞違者刑苟知避  
旣無不箱結奉承時董先亦逮至檜恐其有異辭引先面  
諭且甘言撫勞之曰毋恐第證一句語今日便出先唯唯  
檜使大程官二人護先至獄中先對吏果即伏遂釋之不  
逾半刻唯樞密使韓世忠不平獄成詣檜詰其實檜曰王  
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  
有何以服天下因力爭檜竟不納王死洪皓時在虜中馳  
蠟書還奏以爲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唯王號之爲  
岳爺爺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曰和議自此堅矣他日  
皓還朝論及王死不覺爲慟上亦素愛王之忠聞皓奏益  
痛悔焉薨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下至三尺童子  
亦怨秦檜云查籥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岳某深入  
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金人謂檜曰爾朝夕以和請  
而岳某方爲河北固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某而  
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王以爲信沈尚書介謂岳霖曰王  
之忤張俊也以廉忤秦檜也以忠俊方厚貲而王獨清檜  
方私虜而王獨力戰此所以不免也時以爲名言









